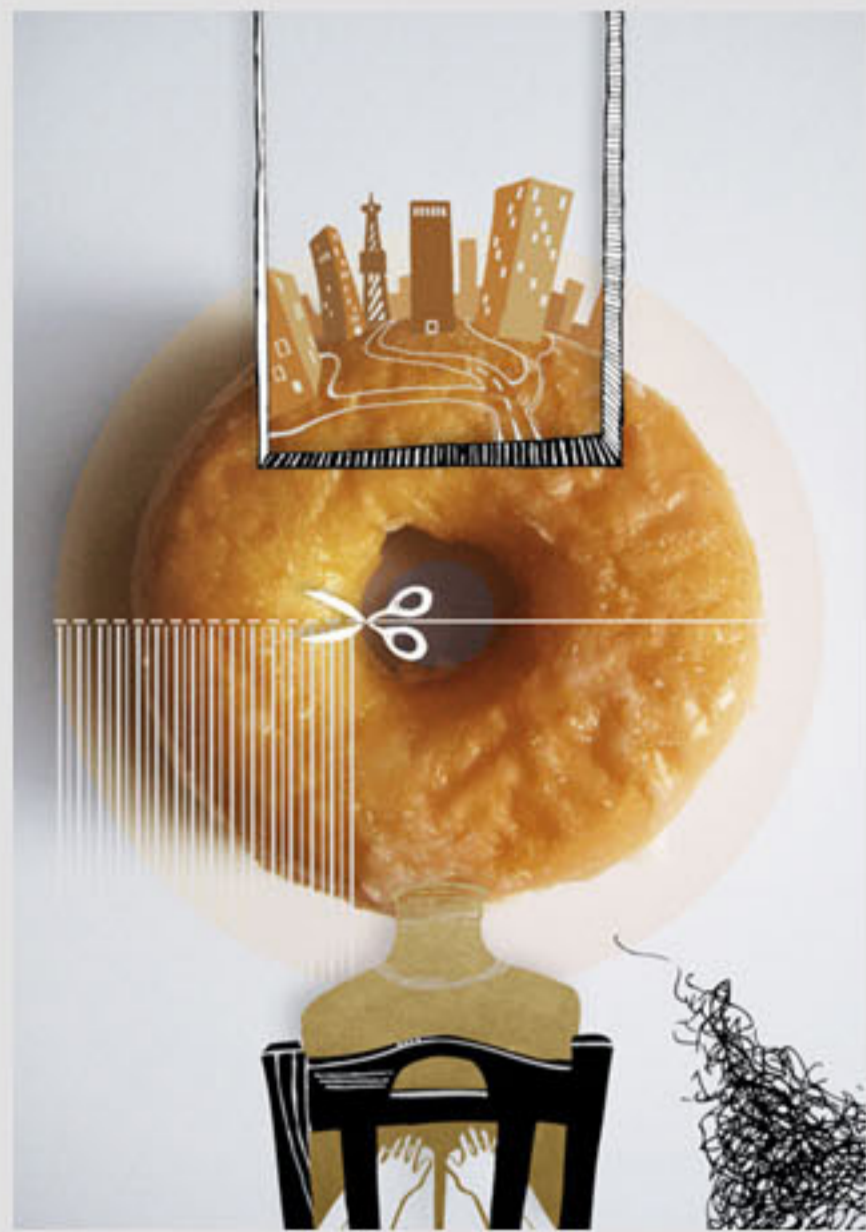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創意獎 sweet, sweet donuts / 陳冠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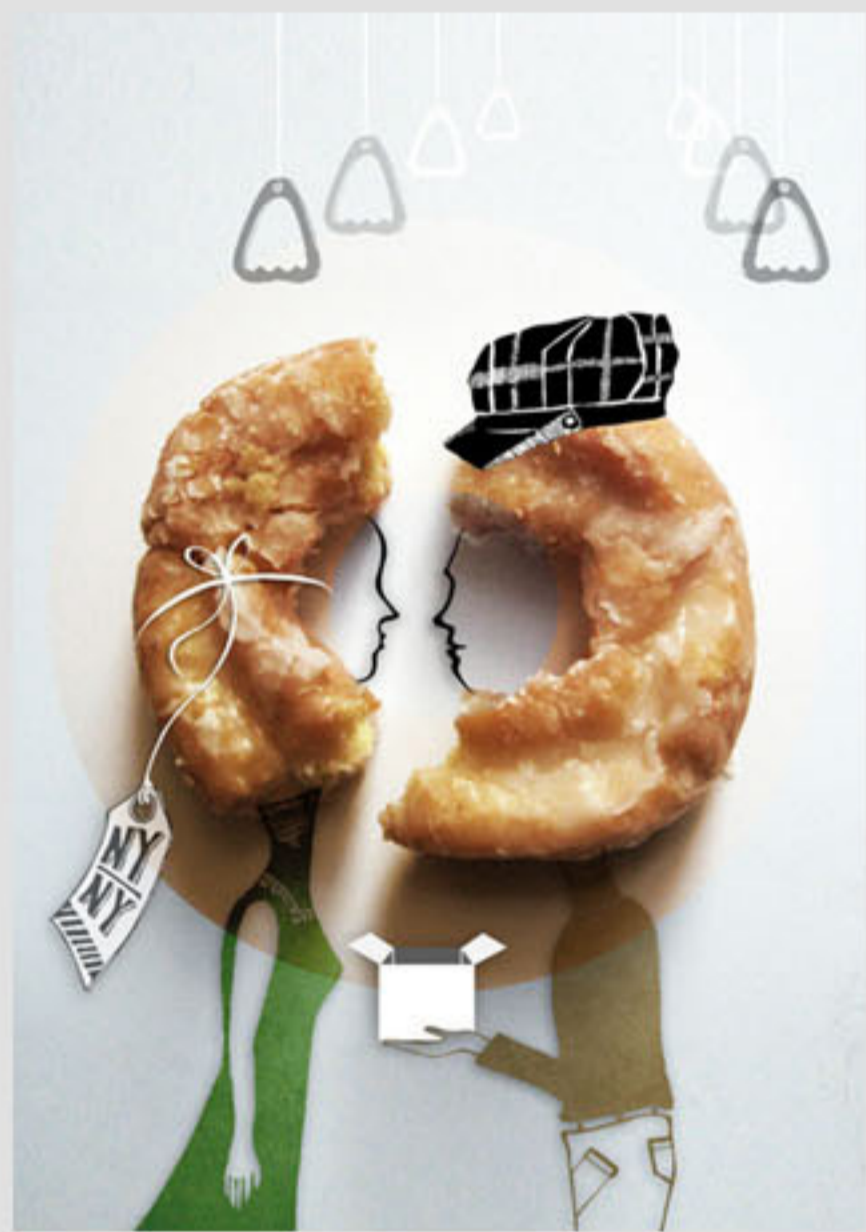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3 個甜甜圈：巧克力，楓葉糖霜，蜂蜜

第一次讓朋友剪我的頭髮，地點就是他公寓的廚房。面前的落地窗眺望浸在藍天下的樓宅。我不喜歡在剪髮時聊天，但當髮型師是自己的小學同學時，無言以對似乎有點見外而且無禮。

「在沙龍待一年多了，剪過多少人頭啦？」我開個頭，剪刀在腦勺後喀滋喀滋地響著。「那有那麼快就上場的？徒弟至少要當個 2、3 年，還要通過師傅的考試。」「那你一週五天都在做啥？」「掃地囉，接電話，奉茶…你知道，就是打雜。」又有更多頭髮順著身上的斗篷滑下，最後緩緩地停在大腿上。1 個半鐘頭後，屁股終於離開了木製的椅子；背痛，雙腿發麻。

「這次就不收你錢了。」「真的？」我從廁所裡回應，鏡子裡的倒影像個小毛頭。我抓抓頭上的餘髮，試著讓它們看起來瀟灑些，但一離手它們又無力地塌回頭皮上。「那…就那麼說定了。」我小跳過已掃成丘的毛髮。「我來之前買了一些甜甜圈，你就拿一個吧！你也站得怪久的。」



## 3 個甜甜圈剩 2 個：巧克力，楓葉糖霜

回家的公車上，甜食在稍空的紙盒裡隨著交通晃動。窗外的風景是橘黃色系的，帽簷正好遮住了刺眼的光線。（也遮住了不成熟的髮型。）這時，她踏上了階梯。

淺綠色的連身裙，和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時是同一件。看到我，她似乎有點猶豫。在司機不耐煩的催促和身後厭惡的眼神下才步入車廂。「好久…不見。」我說，引擎的啟動聲掩沒了頭兩個字。「是。」車上沒有位子，我們就站在走道上。「在電視台的工作還順利嗎？」透過朋友得知她在新聞台擔任外景記者，已經好幾個月了。剛好最近我不看新聞。「離職一段時間了。」口氣淡淡的，「這周末去紐約，學校要開學。」「碩士班錄取了？」她點了頭。「恭喜，你在那兒會很快樂的。」

公車速度慢了下來。「我這站下。」綠裙再度開始擺動。「等一下，」我打開手裡的紙盒，「拿一個吧。很高興看到你，又告訴我這個好消息。」「楓葉糖霜？」她眼睛一亮。「可是…你不喜歡這個口味啊？」「好久沒聞到，嚐到…反而有點想念。」「我拿走，你不會難過？」

她拿起的瞬間，鬆軟的楓葉糖霜甜甜圈終究撐不過路途的顛簸，碎成兩半。一半掉在我們之間的走道上。「對不起。」是我即時的回答。對不起甜甜圈？還是她？我不確定。



## 3 個甜甜圈剩 1 個：巧克力

車廂因光線的流逝而昏暗。盒裡平躺著一個找尋落難者的救生圈，所幸那位就在眼前。（來，來救我吧。）

甜甜圈填滿了口腔；可可粉薰染了鼻前的空氣。接著下顎用力一頂，"O" 變成了 "C"。牙齒的研磨，舌頭的蠕動，紮實的麵團逐漸分解成濃郁的可可醬。

稍苦，淺酸，微甜。

公車上終於有了位子。我坐下，閉上眼睛，感受巧克力的庇護。覆蓋地上破碎的甜甜圈，淡化帽裡不合意的髮型。

突然，一股楓葉糖漿的強烈甘味落在舌頭上。我的雙眉一顫。舌尖輕舔著上門牙，在縫隙中又與蜂蜜的花香相遇。細塊順著食道流下，一會兒口腔再度恢復了寧靜。今天的甜甜圈和以往不同，有一股特殊的餘味。

因為相觸而有了殘留。

他生疏的技巧，她的不期而遇，形成了此刻的我。今天的我，是否也感染了他們？改變了他們？

巧克力的香醇，他們嚐到了嗎？